

慈母手中衣

叶予之

入冬了，只需在衣橱里拿出衣服就可穿，方便又舒适。但似乎总感觉缺少了什么。近日翻阅清代诗人周寿昌的七绝《晒旧衣》：“卅载绨袍检尚存，领襟虽破却余温。重缝不忍轻移拆，上有慈母旧线痕。”诗句朴素、自然，道出了我们共同的感觉：一件件“上有慈亲旧线娘”的虽是旧了的衣服，都有着母亲缝缀过的余温。让我们在抵风御寒之时，更如同依偎在母亲身边，享受母亲的抚爱……

小时候，家中姐弟四个。冬天里，都是内穿小布衫，裹上夹袄棉袄，罩上罩衣。下面裤子也是相同格式。我从小有残疾身体弱，母亲还要我再内穿一件“瓦片小背心”。有时，我嫌肋下扣纽扣麻烦，悄悄把背心塞进被窝不穿了，于是常常感冒。

这么多的衣服，全靠母亲一针针缝出来。每年“九月廿七日，懒捂整家管”的时期，和进入腊月，家里就会热闹几天。前一时期，把头一年穿过的不够大的旧衣，拆拆补补；腊月里，才是给每人做一套正月初一穿的新衣。

母亲在逼仄的房间里搭起“做衣作板”，生好柴炭铁熨斗，备好浆糊。在从前以拼旧布为主的缝纫中，这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。邻居婶婶嫂嫂都会过来。有的拿来旧布趁机熨烫，有的要母亲帮忙裁剪大改小的旧衣。母亲唇间漾起柔柔软软的微笑，有求必应。

母亲也会仔细地帮姐姐穿破的玫红棉袄掏出棉花，破了衣襟一圈和胸前的“钥匙弯”破洞，都另用绸条做成荷叶花边和小花粘贴和缝接，变成了一件别致又好看的小夹袄，给我穿。我也曾另穿过一件夹里由十余块旧布拼接，面子是母亲年轻时穿的旗袍拆下的，翠绿色已经成草黄色，并有蛀洞眼的绸子做的棉袄。母亲也是用另色的绸条镶边和做成小花盖住蛀洞，成了一件好看的新棉袄。让穿新布棉袄的姐姐也羡慕我。

每当半夜醒来，总会发现，母亲还在缝衣。寒风敲窗，四面通风的木板小房间实在太冷，母亲把冻得红肿的手搓搓，放嘴边呵呵暖气；一灯如豆，昏黄的火油灯实在太暗，她吃力地凑近灯光，看着缝着。——这是一幅母亲寒夜缝衣的剪影。疲惫又孤单，感人又让人心酸。

光阴在母亲的指间流过。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要出嫁做新娘了。母亲说：你赶上了好时候，要让你姐姐讲究些。于是决定亲手为我做新嫁衣。

严冬里的温暖

顾常平

我怕冷，特别是严冬里零下好几度的冷。前几年骑着电瓶车去上班，即使用帽子手套羽绒服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，额头手指脚腿一路冻得生痛的事仿佛还在昨天。那时遇见红灯，摘下手套把手伸进后脖根捂一会儿也好。

记起了四十几年前的一天。也是一个大冷天。每家的檐口都挂着长短不一的冰凌，河面结着严冰，砸一片碎瓦只能起一个白点。放寒假的那一天，有个全校性的集会。那时小学设在祠堂里，我们一年级坐在天井边的走廊上。记得天上有太阳，但风很大，穿堂风更猛。我们都竖起领子缩着脖子，恨不得把自己蜷成一个风没处可钻的球团，旁边的老师也缩着脖子紧着身倚在廊柱边躲风。

坐在台上讲的是校长。我们都盼他话短点好早点回家，但他的话很长很长。冷从四面八方袭来，我们如入冰窖。平日里笨笨的棉衣轻得像纸，穿跟没穿一样。脚趾有无数的针在刺，又有无数的小老鼠在细细地啃。

终于回到家，见到了母亲，仿佛受了极大的委屈，我忍不住呜呜地哭了。母亲很吃惊，忙问怎么回事，忙急急地把淘好的米倒入镬擦干手蹲下给我拭泪。母亲宠着我的双手往她嘴边凑：呵——呵——呵——母亲往我手里呵几口气后笑眯眯地问，热吗？热点儿了吗？

“来，一起烧饭去吧。”母亲站起身，在饭镬里加几瓢水后拉着我的手说。那时农村都用大灶，我们烧的是稻草。火一升起来马上就有了明显的暖。母亲让我张开十指向着灶火——一种极舒服极舒服的暖和。我转身对母亲眯眯笑，母亲也弯着眉对我眯眯笑。饭快熟时香气已溢满了



在家里新楼房明亮的客厅间，母亲搁一大木板为“做衣作板”，作板的白净垫布上，一块块新嫁衣的料子花团锦簇，流光溢彩。牡丹竹菊漾清香，龙门鲤鱼串银珠。玉堂富贵，彩蝶成双。这些衣料，都是母亲亲自去上海华侨商店等挑选来的。母亲为找不全缝接的布块而微微蹙眉轻叹息的模样全不见了。她脸上喜气洋溢，舒眉笑眸。那双大家闺秀的会弹琴书写绣花的纤纤素手，虽已青筋绽露，指关节粗大突出，可长长的手指一旦拈针捻线，依然轻松优美。优美的缝线会在她手中舞出曼妙的弧度，又游丝般地飘落下来。她喜欢把缝线扯很长，说这寓意长长久久。

午后阳光里，晚间灯影中，母亲投入而深情。她轻捻轻展的双手，和端坐的身影，又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。

而她为我做的一摞摞新嫁衣：丝绸的、衬绒的，府绸和棉布的罩衣，还有小绸袄，都搭配的喜气亮丽又典雅。运用传统女红镶嵌滚边锁等手法，每件衣服都有别样的纤秀小饰物点缀。尤其是她盘的中式盘扣，有如意、蟠桃、蝴蝶、玫瑰花、双晶珠，一字钮等不同图案的造型。十几件中式衣服，没一副盘扣是相同的。

当我结婚那天喜筵上，为亲友敬酒时，身上那件绛红闪金红色的织锦缎镶嵌牡丹花，琵琶襟配精纤横如意盘扣，腰际有着一“十洞结”小花结作自然收腰的轻柔丝棉袄，令举座女宾都羡慕和称赞……

三十余年过去了，母亲离开我们也近十年了。当年的新嫁衣，我还保存几件。仿佛仍有淡幽幽的芸香在弥漫。但更让我烙印心中的是那依然亮艳鲜妍的衣服里，有着浩浩永恒的母爱和古老女红技能的展显。真是“重缝不忍轻移拆”！我要一直保存下去！

屋子，满屋子的冷仿佛都跑光了。母亲用火铲轻轻磕着刚烧下的草灰说，给你备一个火熄，待会儿你捧着到堂檐门口晒太阳去好了。母亲倒去火熄里的灰，从灶边的缸里捧了好几捧木屑垫在火熄底，按实。接着又铲了磕好的草灰铺在木屑上，用一小片木把火熄边的草灰轻轻按实。最后，在面上小心地铺一层薄薄的冷草灰，盖好火熄盖。母亲吹去火熄边沾着的草灰，放下火熄把我抱在膝上，让我双脚烘在火熄上。我的鞋是母亲做的，千层底，火熄的热不会一下子传来烫人，但传来的热，缓，实，持久，又带有些醉人的醇，是胶鞋所不能比的。一会儿饭就熟了。母亲说，你先去堂檐门口晒太阳，等饭好吃了来叫你。

堂檐门口已晒着好几个人，都坐在竹椅上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是小东的祖母。她的火熄放在膝上，上面盖着一块土布。与我一般大的几个孩子脚搁在火熄上。大家都暖暖地浴在金色的阳光里。人暖了就有了笑，话也就多了。我们数着檐头的冰凌，看冰凌融成檐水一点一点滴下。接着又看见两个男孩乱嚷嚷着，用一把破扫帚抬着不知从哪口小缸里来的冰锣——冰锣上凿有洞，穿着麻绳。身边又簇着好几个“兵”，一路说说笑笑从我们面前的水泥地炫耀着经过。要不是有火熄，我极想跟了去玩。唉，孩时的温暖，那份生动，隔了四十几年也是清清楚楚的。

现在严冬将至，惴惴之余却也呆呆地想，如还能有儿时那样的温暖，也是好的。只是回不来的是母亲的温暖，母亲的笑貌。母亲离开我已经六年多了，但每次梦到却还是与在时的一样。如果真的有彼岸，那该多好。

了一声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：“这地方，我梦里到过。”

“那梦有点怕人。”他说，“也是这样一个山岙，那边也有一角湖，先听到哗哗的水声，有一匹石马从湖水里冒出来了，上面站着一个石头将军，很奇怪，不是骑着，而是站着。石马一出水面，不动，突然一抖，那个石头将军就掉到湖里去了。石头将军一掉下来，石马就变成了活马，朝我飞奔过来。那马到我眼前停住了，用一种奇怪的声音问我：‘这是你的家吗？’我没有回答，它转眼就不见了。”

益生哥讲得我毛骨悚然。一阵风吹过来，我们俩都用手抱住了肩。“回家吧！”我领着益生哥赶紧下山。

姨妈与祖母说完话出来，抬头看了看偏西的太阳，就对妈妈说：“时间还早，你陪我到秋雨的学校去看看。”

看学校？妈妈看着姨妈的脸，突然明白了姐姐这次到乡下来的意图。难道，她也可能带着儿子回乡来住？

姨妈看到我小学的陋屋歪墙时大吃一惊。她回头盯着妈妈的眼睛问了两次：“怎么，这就是小学？”

妈妈不知该不该把姨妈领进校门。幸好，校门里正好走出一个跳跳蹦蹦的女孩子，大声地与妈妈打招呼。

妈妈告诉姨妈，这就是我的班主任小何老师。

姨妈细细地打量着小何老师，问：“这么年轻就做了老师，中学刚毕业吧？”小何老师笑了：“我的小学文凭才刚刚拿到。”姨妈紧张地看了妈妈一眼。她已经没有多大兴

棉布鞋

傅三峰

记得外出读书第一年的初冬，收到一个包裹，到邮局取回一看，是一双崭新的棉布鞋。我知道肯定是母亲担心初出远门的我不适应北方的寒冷，特意为我赶制的。看着这双棉布鞋，想着年近六旬的老母亲在灯下穿针引线的样子，想到母亲的手不知又要被针扎破多少次，我的鼻子不禁一酸。

母亲七八岁时，我的外婆就去世了，母亲跟着外公过日子，因而很早就学着做家务，年轻时就成了一位心灵手巧的女子。母亲的针线活特别漂亮，大人们穿过的旧衣服，在她手里可以变成我们合身的“新”衣服，她用手套线织就的纱衫，虽然有些硬梆梆的，但穿在身上特别美，往往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。

由于我家兄弟姐妹多，父母不可能为我们每个都添置“商品鞋”，因而纳鞋底、做布鞋就成了母亲一项重要的针线活。每当农闲或忙完一天的活后，母亲就会根据我们脚上鞋子的磨损程度，及时为我们做新鞋。

母亲先从一堆破旧衣服或零星布料中挑出比较结实的，用自己调制的浆糊，将一块块旧布料刷在门板上，一层又一层的，直到适当的厚度。然后，将门板对着太阳晒至干透。需要做新鞋时，母亲会按照每个人的脚码，在这块“复合布”上裁出对应的形状，作为鞋面的衬里，再往里、外分别覆上同样大小的新布料缝制成鞋面。由于衬里上过浆，因而新的鞋面会十分挺刮，刚穿时会有紧巴巴的感觉，久而久之则会感到十分柔软舒服。做布鞋的主要工夫花在纳鞋底上，那种俗称“千层底”的鞋底是用针穿着细麻绳密密匝匝地纳起来的，由于布层厚又要纳得紧，母亲往往会借助“顶针”和“木虎钳”等工具，每一针都要费很大力气，这样，纳一双鞋底就会花上母亲很长的时间。纳成的鞋底和鞋面一缝合，一双簇新的布鞋就出现在母亲的手上。

母亲的布鞋做得好，一些亲戚朋友偶尔也会要，每次母亲都会欣然允诺，给别人也纳上几双。

我在一天天长大，母亲的目光也在一天天浑浊下去，往往穿一次针眼就要对着光亮穿上半天，但她还是坚持纳鞋底、做布鞋。我劝母亲：“妈，何必再费那个力气？现在街上各种各样的鞋都有，也不太贵。”母亲会说：“街上买的布鞋怎么会有我做的好呢？等我做不动了再说。”我知道，勤劳一生的母亲绝不会抛弃她多年的习惯，能自己做的坚决不去买！母亲的手有时会被针扎出血来，她就会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一下后又继续扎。我就说：“妈，扎得这么讲究干什么，鞋子是踩在脚下的，别人又看不到。”母亲说：“虽然做得讲究不讲究别人看不到，但我知道就行了。做人也这样，你不能因为别人不知道就偷懒，就偷工减料，你也不能因为做出一点成绩就向别人炫耀。你要知道，大家发现的总比自己抖出来的好，金子踩在脚下也能发光。”

现在，母亲已年过八旬，子女们再也不会让母亲纳布鞋了。但我的布鞋情结却挥之不去，因而我始终会在自己的家里和办公室放上布鞋，这些街上买来的布鞋，虽然没有母亲纳的精细、匀实、耐穿，但寄托着我的一种特殊情感。

有些幸福写在脸上，有些幸福穿在身上，但我知道，有一种幸福踩在脚下。



本版摄影

裴崇波

总第5536期

投稿邮箱

essay@cmb.com.cn

E119



余秋雨：记忆文学

27

这天正好是星期天，我不上学。看到姨妈和妈妈相抱而哭，看到姨妈和祖母关门长谈，我想，应该到外公家去陪表哥益生玩玩。到了朱家村，我对外婆说：“外婆，我今天不找你，找他。”说着用手指了指益生哥。

益生哥奇怪地问：“找我？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玩。”“玩什么？到哪里去玩？”他笑着问我。我说：“带你到山上玩。”

“到山上玩？”益生哥有点惊慌，转眼看着外婆。

外婆立即关照我说：“益生没爬过山，你走得慢一点。也不要太远，到吴石岭就可以了，不要到大庙岭。”

益生哥一路上东问西问，什么都好奇，我就像主人一样一一回答着。终于见到了大山，益生哥停住步子，仰头看了看，眼中有点害怕，却不讲话。我带着他走过杨家岙的东麓，往南走，往西一拐，就进了山岙。这时，他更是慌张了，但慌张得满眼光彩。

我拉益生哥在一块岩石上坐下，休息一会儿。益生哥坐下后抬头看到了上林湖，立即惊恐地左顾右盼，然后“啾”

趣看小学了，妈妈领着她回外公家。路上，姨妈对妈妈说：“看来，你只能在秋雨做家庭作业时多加辅导了。”

“没有家庭作业。”妈妈说：“农家节省，晚上舍不得点灯，老师也就不布置了。”“那秋雨晚上做什么？”姨妈问。“他可忙呢。”妈妈笑着说：“帮全村农民写信、读信、记工分，还要挤出时间到野地里玩。”

“你真想得开。”姨妈说。

姨妈在乡下只住了三天，就带着益生哥回了上海。刚送走姨妈，妈妈就拿出我的书包，取出几个课本急急地翻了一遍，然后看着我发呆。

吃晚饭的时候妈妈也不避我，对祖母说：“我知道在乡下上学没法和上海比，却没想到姐姐看到小学房子和小何老师的时候，那么害怕。被她这么一弄，我也有点害怕了。”

祖母说：“我老头走之前，提起小孩读书的事。后来抗日战争介许多年，我来看去，大奸大恶都是读书人。到底，还是做人要紧。”妈妈说：“要不，夜里不叫他写信、记工分了？”祖母说：“这么小年纪天天帮别人做事，是在修菩萨道。顶多，以后不考中学了，在村里做会计，也可以去教小学。”我连忙抢着说：“我决定了，长大了放电影。”“放电影？”妈妈笑着问。

“对，一辈子放黄梅戏电影，天天可以看了。”我说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雄伟